

白喉條辨提要

清·陳虬撰虬字葆善。温州瑞安人。書中前序云。白喉險證也。靈素以來。未詳著錄。清道光間。陳雨春始著白喉喉論。張善吾本其意。作白喉捷要。鄭氏梅澗所著重樓玉鑰。言此證或遇燥氣流行而發。用藥以清肺養陰爲主。頗爲中的。光緒戊子。京師是證大發。有耐守子者。以戚串中多遭其厄。悉心講求。托之神道。采二家之言。著白喉治法忌表抉微。選擇頗爲簡要。然此君非素業岐黃之術者。於受病之源流經絡。用藥之色味氣性。茫無真知灼見。故語多不根。尤不足以津逮後學。癸巳春。余及數女一子。於數日間次第傳染。因壬辰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氣盛行。冬至後大霜雪。尋常湖溆冰厚寸許。甌郡地氣極暖。不見此氣候者六七十年。至立春

後雨水驟至。是證輒大發。醫者多以辛溫表散從事。遭厄甚夥。長女以張氏法治之不效。以辛涼合甘鹹寒法日進三大劑獲效。次女少子遂悉用養陰法。次女愈而少子夭。深悉張氏鄭氏耐守子三先生之書。雖各有心得。實未能窮極源流也。於是潛心探索。滙集衆長。證以經驗。參以閱歷。輯爲白喉條辨云云。可知陳氏之著。不特能滙輯各書之精髓。且能從實驗中辨明各家主治方法之是非。洵極有價值之作也。考其內容。首辨病源。次辨經絡。次辨色。次辨脈。次辨太陰本病證治。次辨手少陰標病證治。次辨三經標本同病。次辨救誤。次辨善後。次辨外治。次辨禁忌。次辨張氏無治之證。次辨耐守子忌表並藥忌等類。語多精警。法多可用。

白喉條辨序

六氣感人。以燥證爲難明。燥氣發病。以白喉爲最險。險而難則病不擇醫。醫不識病。遘輒遭夭。死亡接踵。而生人之禍亟矣。其病則在於醫不讀書。與讀而未會其通。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生氣通天論。均脫秋傷於燥一節。而秋燥之病變始隱。國朝嘉言喻氏。目南沈氏始各以其獨得之見。著爲方論。吳氏鞠通融會其說。節以入書。於是燥證始略有門逕可循。然於百喉猶未之及。吾友陳栗菴院醫之良也。癸巳春。闔門患白喉者四人。長女最劇。時就余與何君志石參議方劑。書中所定三炁降龍丹等皆新製驗方也。嗣以愛子不起。盡發院中藏書。窮究旨要。始悟白喉一證。悉屬燥火。因作訂正論。卷一乞鑒定。余謂醫以切實適用爲要。不必惑於近人體例之說。可仍仿吳氏例。改爲條辨。

刪削未果。會學堂開辦醫報。隨期課書。栗菴羸而善病。因囑女夫其高弟胡鑫就原稿詮次成書。隨報刊行。雖條僅十五。而綱舉目張。犁然各當。不僅爲白喉家正法眼藏。而一切喉科病變方法悉寓焉。三折肱。九折臂。不綦信歟。自來論秋燥者。無慮十數家。似以吳氏爲較長。然於義例則亦尙未周。其言曰。燥氣爲病。輕則爲燥。重則爲寒。化氣爲溼。復氣爲火。則實不根之言。窒而鮮通。夫天有六氣。而火分君相。故經但言寒暑燥溼風五氣。應時布令。則爲平氣。本不爲病。其病者勝氣也。如燥氣盛行。則擾動四氣。何言之。行於所生。則氣感而爲溼。行其所生。則氣洩而爲寒。行其所勝。則氣化而爲風。行所不勝。則氣伏而爲火。推之六氣。皆同斯例。蓋金勝則木受制而風證起。如內經所稱歲金太過。肝木受邪。兩脅滿且痛。引少腹。及陽明司天。肝氣上從。

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丈夫癰疽等證。皆燥而化風也。卽吳氏亦有燥金司令。頭疼身寒熱。胸脅痛甚。則疝瘕痛者。桂枝柴胡各半湯加味主之。文乃於化氣獨不知有風。是僅知六氣之當補燥氣。不及悟燥氣之尙能化風。顧指失臂。六氣終於不全。一間未達。則亦九仞之井類也。昔宋孫兆校正內經。正謬訛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而秋傷於溼。不復悟有脫簡。將貫穿錯綜會通。仍待之其人歟。嗚呼。斯道沉薶垂四千年矣。秋燥之論。至本朝而始有定說。白喉之源。至吾院而始有專書。何其幸也。栗菴開悟邁其曹。醫院初創。首先畢業。書成遠近倣治。多所全活。因樂爲弁其簡端。遂縱論燥證傳變微特箴砭吳氏。使成全璧。且亦用以廣吾同院之意。使知燥氣明則六淫可推。六淫清則百病可治。僅秋燥白喉云乎哉。舉一反三。貴會其

通。是在世之善讀是編者時。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著雍閏茂律中仲呂東甌陳虬志三書於
天津紫竹林。

利濟文課卷三

彙編一之三

白喉條辨自敘

瑞安陳葆善撰

院次道一

白喉險症也。靈素以來未詳著錄。

國朝道光間湖南陳氏雨春始著白喉嚨證論。

見白喉捷要常敘

其鄉人劉

陽張善吾紹脩本其意作白喉捷要大旨言足三陰受病傳之於肺已失白喉本來面目。而用藥又不出風火喉痺之範圍。與手太陰燥火了無關涉。鄭氏梅澗所著重樓玉鑰言此症或遇燥氣流行而發。用藥以清肺養陰為主。頗爲中的。然語焉不詳。得失參半。似未能洞徹源流者。

如既言或遇燥氣流行而發又言此症在少陰一經然邪伏其間盜肺金之母氣云云用藥既以養陰清肺爲主又言只宜紫

正散夫紫正散之劑芥防風剉皮細辛與養陰清肺湯之冬地白芍丹皮桑葉冰炭何鄭氏竟相提並論也

光緒戊子京師是症大發。有耐脩

子者以戚串中多遭其厄。悉心講求。託之神道。採二家之言。著

白喉治法忌表扶微。選擇頗爲簡要。然此君非素業歧黃之術者。於受病之源流經絡。用藥之色味氣性。茫無真知灼見。故語多不根。尤不足以津逮後學。癸巳春余及二女一子於數日間次第傳染。壬辰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氣盛行。冬至後大霜雪。尋常湖濕冰厚寸許。隨郡地氣極暖。不見此氣候者。已六七十年至。立春後雨水驟至。是症驟大發。聞郡城醫者多以辛溫表散從事。小兒墮厄者甚夥。

長女以張氏法治之。幾至不起。幸以大辛涼合甘鹹寒法。日進

三大劑。獲效。

張氏所列無治之症十一條。已居其八。

次女少子遂悉用養陰法。次女愈而少

子夭。此中疑團。幾不可破。

甲午秋季。少女

時歲周歲

患伏暑病。身熱。瘧

厥。痰嗽而喘。投以清熱化痰。通絡息風劑。瘧厥愈而諸症不減。

至日晡時。痰喘愈甚。與白喉病將絕時形象。宛然無異。急用前

方。加入西洋石膏大辛涼法與之。痰喘頓止。而身熱亦愈。始恍

然於白喉病之標本傳變。從前醫治或得或失。一一瞭如指掌。

且深悉張氏鄭氏耐脩氏三先生之書。雖各有心得。實未能窮

極源流也。於是潛心探索。彙集衆長。證以經誼。參以閱歷。遲之數年。作白喉訂正論一卷。呈政於蟄廬主講。主講曰。是論雖詳。然頭緒繁多。篇幅長冗。恐閱者未易貫徹。盍仿吳鞠通氏著溫病例爲白喉條辨。庶幾綱舉目張。作者既易於發明。閱者復易於尋繹。余曰。善。退而作條辨一十五條。稿既脫。因爲敘其大旨。雖當仁不讓。於張氏鄭氏耐脩氏三先生之言。間多指摘。然非三先生開先河之功。余亦安能遽集其成也。後有作者。倘能闡發微旨。匡茲不逮。豈特余與三先生之幸。抑天下生靈有厚望焉。光緒二十三年歲丁酉夏月。

目錄

辨病源第一

辨經絡第二

辨色第三

辨脈第四

辨手太陰本病症治第五

辨手少陽標病症治第六

辨手少陰標病症治第七

辨三經標本同病第八

辨救誤上第九

辨救誤下第十

辨善後第十一

辨外治第十二

辨禁忌第十三

共五條

辨張氏無治之症第十四

共十一條

辨耐修藥表并藥忌第十五

辨病源第一

陽明燥令司天之年。或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氣盛行。邪客於肺。伏而化火。至初春雨水驟至。春寒外加。夏至後發者更重少陽相火。不能遂其條達之機。遂挾少陰君火。循經絡而上。與所伏之燥火。互相沖激。猝乘咽喉清竅而出。或發白塊。或白點。名曰白喉。互相傳染。大人易治。小兒難治。

時疫喉症。不外外感六淫爲病。六淫者卽經所謂風寒燥溼暑火六氣是也。歷攷古人喉科方論。言風火者固多。言寒溼者亦頗不乏。獨未有專言燥氣爲病者。蓋內經脫秋傷於燥一條。後人遂有燥氣不爲病之說。至沈目南喻嘉言始各有所得。各出方論。沈氏以化氣爲溼爲主。故立方偏於苦辛微溫。喻氏以復氣爲火爲主。故立方偏於辛涼甘寒。賴吳鞠通氏有燥氣爲病。輕則爲燥。重則爲寒。化氣爲溼。復氣爲火數語。而燥氣發病之理始著。後之治燥氣者。亦有門徑可入。欲治白喉者非先讀沈喻吳三先生之書恐終無從下手此症之發。必於燥氣盛行之年。且見症經脈傳變治法。無一不與燥火二字脗合。故知病屬燥氣無疑。詳觀後辨自明唯間多挾少陽相火少陰君火而發。不得不兼治耳。鄭氏梅澗雖言此症或遇燥氣流行而發。而支離籠雜。尙非眞能探

及源頭者。至張氏漫言火熱。喉症屬火熱者比比皆是耐脩氏言肺之灼。由於胃之熱。胃之熱實由於腸之寒。模糊影響。全無確見。更不足辨矣。大人小兒治法本同。何分難易。實以小兒在五六齡以內者。未識人事。看驗服藥。處處不能如法。故治之較難也。

辨經絡第二

素問陰陽別論篇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指少陰。一陽指少陽。少陽主相火。少陰主君火。故凡一切風火喉痺。莫不揭重二經主治。而白喉則獨以手太陰爲本。以二經爲標。蓋二經爲病。主風火。而太陰爲病。主燥氣。其有傳及他經者。皆非白喉本有之症。或因循不治。與治不得法。火毒漫延。累及他經也。知其所在。以法治之。

張氏紹脩曰。此症當作足三陰受病。傳至於肺。且引十二經

脈足太陰之脈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足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上入頰頰下絡舌本爲證。不知十二經之脈。除足太陽外。其餘十一經皆內循喉嚨。不獨足三陰也。且旣言足三陰受病。必有足三陰見症。今內經傷寒具在。可復按也。足厥陰爲肝。素問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疼。手足躁。不得安臥。而傷寒論厥陰篇提綱亦言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冲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今白喉初起。有是候乎。足少陰爲腎。刺熱篇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脇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胕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頭痛員員澹澹然。而傷寒論足少陰篇提綱亦言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今白喉初起。又有是候乎。足太陰爲脾。刺

熱篇曰。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而傷寒論足太陰篇提綱。亦言足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今白喉初起。又有是症乎。旣無是症。其不得妄指爲足三陰明矣。唯刺熱篇肺熱病一條。所列之候。與白喉初起。一一脗合。詳下症治第一條而一陰一陽結爲喉痺。亦爲古來治喉家所自祖。聖訓昭然。不知徵引。反憑虛懸揣。以毫無關涉之足三陰當之。或泛言肺腎。或言胃熱腸寒。愈去愈遠。甚矣著書之難也。此症於初起時。認明三經脈候。有無兼症。對病用藥。未有不應手奏效者。卽已誤治。傳及他經。亦須細心察驗。確知何經見症。治以何經之藥。未必不可斡旋也。

辨色第三

時疫喉病。喉間必紅腫。甚則紫。而此症則獨發白。或點或片或塊。色如雞脂。或發熱後數日始見。或頃刻滿喉。病勢雖有輕重之不同。其爲手太陰燥火則一。服藥後轉爲微黃色者。病將已也。其間有紅腫者。以挾少陽相火少陰君火也。紫則火勢劇而成毒矣。

張紹脩曰。此症熱症多。寒症少。善按果係時疫白喉必無寒症有以色白爲寒者。不知此症初發於肺。肺屬金。其色白。爲五藏府之華蓋。處至高之位。毒氣自下薰蒸而上。二語未確肺病日深。故本色日著云云。恰與內經肺熱病者。色白而毛敗。又肺風之狀。色餅然白數語相發明。鄙意更有進者。肺色既白。而所傷之病又爲燥。燥氣屬金。金爲西方白虎。其色亦白。故他肺熱喉病不發白。而此獨發白也。其間有紅紫者。則挾君相二火矣。

辨脈第四

白喉病初起。餘脈如平。但右寸微數而濇。或沉數者。手太陰伏邪本病也。其浮數或緊者。挾有外感時邪也。左寸關動數者。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并病也。洪滑者。火鬱而成痰也。延之日久。或經誤治。兩手脈滑數甚。按之搏指者。火勢劇也。洪大無力。按之芤或散大者。陰涸已極也。

張紹脩曰。凡病此者。兩關及左尺脈多沉數而躁。其意專指足三陰受病而言。以余所驗。頗覺不然。唯不腫不紅。咽乾無痰。手太陰燥火自病者。右寸必微數而濇。紅腫且痛。初起卽痰涎多。挾有少陽少陰風火者。左寸關必動數。其他病脈。皆誤治後始見。初起時未必盡具也。

凡治內傷病。必先脈而後症。至六淫必脈症參合。方有把握。

甚有舍脈從症者。如伏脈與絕脈實難區別參之於症便易分曉。若專恃察脈。最易致誤。此實閱歷以來。屢試屢驗。非欺人也。

辨手太陰本病症治第五

白喉病初起。頭痛身寒熱。右寸脈微數而澀。咽燥無痰。喉間發白。或咳或不咳。或痛或不痛。但介介如梗狀。飲食如常。此手太陰肺經燥氣本病。加減喻氏清燥救肺湯主之。右寸脈浮惡風寒甚者。挾有外感時邪也。前方略加辛涼藥。如春則薄荷。夏則荷葉扁豆花之類。或已誤治。咽燥舌乾。甚或絳者。鄭氏養陰清肺湯亦可用。

素問刺熱篇曰。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苔黃。身熱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此症自始至終。與經旨一一脗合。故決爲肺經本病。主以加減喻